

海南地名溯源

「咖啡」初现和「兴隆」由来

开栏的话

地名往往蕴含着丰富的历史、文化、移民、方言等方面的信息，挖掘地名背后的故事，知其根，溯其源，是对先人的感怀，也是对后人的交代。

海南岛的地名也是丰富多彩的，涉及迁琼始祖、古代先贤、自然风光、风土人情，有些地名甚至隐含着族群迁徙密码，承载着语言学价值，通过寻找地名掌故，势必有助于提升海南旅游的文化含金量。《海南周刊》今起推出“海南地名溯源”栏目，以飨读者。



2012年的“兴隆路”其中一段。

何以端 摄

文本刊特约撰稿 何以端



冯子材十二大道之“兴隆路”及周边黎峒追溯图。棕色虚线为兴隆路，黄色虚线为与之相接的“十二大道”其他线。地名中黑体字者为清代，楷体字为当代。

何以端 制作

1898年，马来西亚华侨邝世连带回咖啡种子，率先在文昌南阳石人坡村栽种；1908年，又有华侨在儋州试种咖啡……有关咖啡在海南的文献历历可考。兴隆的咖啡名声在外，尽管那里不是海南岛最早种植咖啡的地方，但“咖啡”二字首入海南却在兴隆。

一切要从133年前一份电报说起。

1887年 张之洞“欲在琼州种咖啡”

1887年初，提督冯子材与道员杨玉书随着刚修通的电报线，将行轭从万州城前移至兴隆。次日，两广总督张之洞的“咖啡专电”就到了：

致南峒杨道。光绪十三年正月二十四日发。欲在琼州种咖啡，以收外洋之利，其利胜于茶而不劳。此种何处寻觅、如何种法，张廷钧必知，可问该主事。速复。敬（本文史料除注明者外，均引自《琼崖文库·张之洞经略琼崖史料汇编》）。

电文是送“南峒”的。按说万州只有“西峒”即今万宁市南桥镇，此前官军刚刚将局势控制；“南峒”在乐会县，今琼中县和平镇及上安乡北部的大山深处，当时电线肯定架不进去。推测是电报初设，技师报站忙中出错，将西峒错为南峒了，于是冯子材驻兴隆七天的往来电牍，就以“南峒”存入历史。

133年前 一份奏折首提“兴隆”

那么，“兴隆”最早见诸史料又是何时？“咖啡专电”后不到一个月，张之洞《剿抚各黎开通山路折》，上奏开筑进入五指山区的“十二大道”。第二条的始发站，就是兴隆——

一由万州之兴隆、五甲西北行，经长沙营、什密、禁会、南峒、七村，出五指山之东，亦抵牛栏坪。

该线终点牛栏坪，是重要枢纽，与“十二大道”另外两条相连接。该村已不存，位于万泉河支流新朗河一条小溪上游，“旧村坪”村以北。1928年国民党将军黄强勘察记有“牛栏扒”村，八家颜姓；其东北二里有大村上瑞，三十家王姓。这两村是当时“十万峒”的极东界居民点，上瑞村今存。

兴隆市在古思马都地域，形成较晚，康熙、道光《万州志》均未提及，道光《琼州府志》提到新兴墟市有“牛漏”，即兴隆以东十里左右。同治《广东图说》是第一个普遍收录自然村的地理志，仍无兴隆：“思马都，城西四十里，内有小村五：曰长坡、曰石坑、曰禁山、曰泥田、曰大国。有万陵

市、牛漏市，合口汛、涌尾汛。”

兴隆正当汉黎交汇之地，在太阳河中游，扼三渡河入口。顺三渡河谷可直入万、乐腹地太平峒、乐会南峒，沿太阳河谷又可上溯万州西峒，都是黎区大峒。清代于此设合口汛，防兵十五名，是个要冲。晚清同光之间，兴隆的重要性开始超过牛漏，冯子材“平乱”行轭设此，可见一斑。不过仅仅一个月前设的电报局还称“南峒”，“兴隆”是否由冯、杨行轭特意命名，或是历史之谜了。

在万州战事和开路都建大功的本土乡绅钟仁宠，事平获重赏。有说为兴隆峒主的，有说为兴隆抚黎局局董的，后来其侄继任，形成稳固官绅管治，促进兴隆崛起。黎区西峒也逐步开发，1930年代的农业调查报告中已看到“南桥农林局热带农场”。

都图下通常管辖十甲。今兴隆附近尚存七甲、八甲等村名，1939年版《海南岛全图》，“兴隆市”上注有“旧心坡”，同年地形图兴隆以东有“九甲”；古文无句读，五甲或是兴隆一带，或是入山口黎峒前的那个甲。

奏折中的长沙、什密两村今皆存，唯“禁会”应是“乐会”的笔误（“乐”的繁体字“樂”，与“禁”字相似），不知原件差错还是现代排版出错，句读亦致不可解。原文应为“乐会南峒七村”，即今琼中长征镇、上安乡之间的上安河流域。

乐会山区，明代泛称“纵横峒”，到清代分解为北峒（今琼中县中平镇一带）与南峒，南峒又分上中下三峒，“南峒七村”即是上峒，道光《琼州府志》载：“上峒设黎长一名，管七村：黄村、竹根（今什介）、罗菜（今罗寨）、番亲……水土恶劣，外人罕至。”

这条大道又称“兴隆路”，从兴隆华侨农场经长沙村连接S304省道的乡道，就基本沿袭兴隆路，都是顺天然通道取线。2012年初笔者曾驾越野车实勘，过沉香湾水库不远就是土路，满山青翠，路面烂泥深厚险象环生，险些趴窝，真切体会了清末十字路的意境。不久后，该路已全线硬化。

100年前 富琼筹划不限于咖啡

说过地理，再说人物。

被孙中山誉为“不言革命之大革命家”的张之洞，以及民族英雄冯子材就不说了，只说“咖啡专电”的两位指名官员：杨玉书与张廷钧。

杨玉书，道员，应该是候补道，光绪十二年（1886年）底选调琼州军中，职务类似东路参谋长，级别在琼崖各实缺官之上。晚清内外交困，种种“候补道”虚衔多

如牛毛，却无职无俸，有潦倒至死者。杨道被擢用，显然才能卓异。东路集中了主要战事，张之洞电牍署给“杨道”的甚多。杨不避艰险，陵水首弓、廖二岭之战和崖州大茅、南林之战，均亲冒矢石，山区染瘴，不久身亡，是整个征战和开路折损的最高职级。其时离他接到“咖啡专电”仅两个半月，离他到军前效力也才四个月。

张廷钧，主事，实职未明，据海南大学张朔人教授考证他曾往南洋经商。张之洞用其所长，光绪十三年（1887年）初即专电东线，委返岭门商办“抚黎开山查矿诸事”。同年十一月张督奏称“昌化县境内大艳山……亦名为石绿山。前经香山职员张廷钧召集股份，筹备机器前往开采”“出产虽佳，工费甚昂”。两年后再奏，得“铜矿苗最旺，商人张廷钧不惜工本，开采甚力”，不幸大塌方功败垂成，同时垦荒得地两三千亩。无疑，张氏是海南第一大矿石碌矿的首任开发者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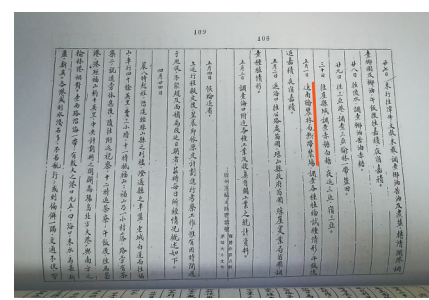
杨玉书、张廷钧还是海南第一良港——榆林港的最初勘察、申报者，而且是在官府视野之外。杨道临终“昼夜呻吟，苦不可支”，但仍“伏枕口授”遗电呈张之洞，交代“张主事愿觅外洋咖啡、吕宋烟、麻、蔗、胡椒各种”，以副张督“产业富琼”的擘画；此前抱病亲勘榆林，力陈优越事关全局，揭露当年列强觊觎之险恶。张之洞接电深为痛惜，高度重视，终有榆林新式克虏伯大炮台之设。

遗电摘要如下（句读与海南版略异，括号为笔者所加）：

职道上年请开榆林港埠头，（此次）出南林后，同张主事廷钧亲勘其地。据土人云：“越南之役，法屯兵，泊轮十八艘，逐日操演。”崖协、牧不问，琼镇、道不知，幸款局已定，不然琼事不堪设想。书今日请开港，实为筹海计也。港门两岸，宜筑炮台控制之，内立埠头，中可容轮船数十艘，通黎山之出产……其港……与香港不相上下，海水浅，高之十倍。此处一开埠头，则崖东、南、西三路源头均活，实为富琼第一要策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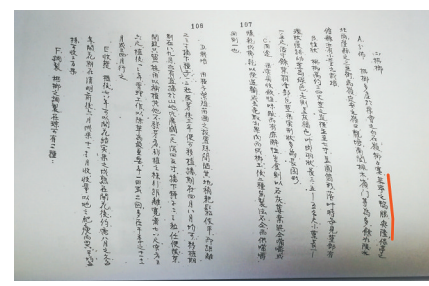
杨、张二人，近代史可谓默默无闻，但却在万般艰难下筚路蓝缕，尽力防卫与开发海南，是建省百年前值得致敬的爱国者。☞

（作者系海南师范大学海上丝绸之路研究院特聘研究员）



1930年代的农业考察报告，显示了“南桥”这一地名。

何以端 翻拍



1937年的《海南岛热带作物调查报告书》，提到了兴隆。

何以端 翻拍